警惕文化「港獨」魔影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香港有人主張要切斷與國家和中華文明的聯繫，對於部分市民而言，其原因是缺乏對國家和中華文明的認識，是由於缺乏認識產生的偏見。但對於激進「本土」派乃至「港獨」勢力而言，卻是在蓄意推動文化「港獨」，他們企圖一刀切斷港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要從香港青少年的頭腦裡徹底抹掉中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印記。對於這種文化「港獨」魔影，必須高度警惕。

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強世功在第二屆「認識基本法」講座上指出，香港有人主張要切斷與國家和中華文明的聯繫，甚至要切斷與整個世界的聯繫，是對國家的「色盲」，例如有人反對普通話和簡體字書籍等。

煽動損毀簡體字書是文化「港獨」行動

文化「港獨」比較突出的例子是，一直鼓吹「港獨」、綽號「四眼哥哥」的「熱血公民」成員鄭錦滿，在網上煽動市民將公共圖書館的簡體字書籍下架，並附上所謂的示範短片，片中他將簡體字書籍丟到垃圾桶內、放在書架的罅隙以及藏入滅火器櫃內。鄭錦滿被警方以涉嫌不誠實使用電腦及盜竊罪拘捕。實際上，鄭錦滿已經涉嫌以行動煽動文化「港獨」。

鄭錦滿早前透過在電視節目與長毛辯論，自喻比長毛更激進。鄭錦滿所說的長毛想不到的「激進」行為，原來是到圖書館損毀簡體字書，並聲稱是「圖書館戰爭」。鄭錦滿口口聲聲要「滅絕」簡體字書，抗拒內地文化「洗腦」，捍衛「本土主義」，煽動的明顯是「文化港獨」。

激進派推動「文化港獨」早有前科

故意借助簡繁體字、普通話粵語之爭推動「文化港獨」，激進反對派早有前科。2013年7月15日，公民黨議員毛孟靜與新民主同盟議員范國威舉行傳媒茶敘會，由簡繁體字之爭提出「本土語言清洗論」，並「痛心疾首」地稱殖民統治歷史遭「抹殺」。2015年10月19日，毛孟靜又在立法會提出「文化港獨」動議，要求政府「保障香港不受『大陸化』」，范國威乘機提出修正案，要求擱置將「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訂為長遠教學目標。二人身為立法會議員，故意借助簡繁體字和普通話粵語之爭推動「文化港獨」，是違背立法會議員誓言的惡劣行為。

企圖切斷香港與國家乃至世界的聯繫

實際上，漢字簡化是伴隨着漢字發展始終的，從複雜到簡單，這也是世界文字發展的共同規律。漢字從金文到大篆，從大篆到小篆，從小篆到隸書，再從隸書到草書、楷書，漢字每一階段的發展變化，都伴隨着筆劃結構的簡化。今天使用的簡化字，大部分已經有非常悠久的歷史。

早在1923年，基於現代北方官話的白話文語法和北京話語音制定的普通話，就被採納為中國的官方語言，當前在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均作為官方語言之一，也是東南亞及其他海外華人群體廣泛採用的共通口語或書面語。並且作為聯合國六種官方工作語言之一，成為國際人士學習漢語的主要參照。

少數激進「本土」派乃至「港獨」勢力將簡繁體字之爭、普通話粵語之爭高度政治化，違反國際社會廣泛承認簡體字和普通話的事實，是企圖切斷香港與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聯繫。正如強世功指出，從經濟全球化的角度，現時在香港高端市場最流行的兩種語言是英語和普通話，一間跨國公司到香港設點，一定會招納普通話人才以面對內地市場。因此，重要的並不是普通話，而是內地13億人口的市場，故有人反對在香港教普通話，是阻止香港人才進入高端市場。

「文化港獨」違背多元包容精神

語言文字是溝通的橋樑紐帶，而非製造隔閡的界限和工具。激進勢力自我封閉、自我隔絕的「文化港獨」，與香港的文化多元包容精神背道而馳。近年來激進「本土」派和「港獨」勢力祭出了「拒絕大陸化」的旗號，聲稱簡體字是「殘體字」，普通話歌是「大陸歌」。激進派以「繁體簡體」、「粵語國語」來辨析是否「香港符號」的「本土論述」，是畫地為牢、坐井觀天。

楊志強

例如，香港歌手鄧紫棋2014年在《我是歌手》技驚四座，但因為她在四場比賽中一共唱了四首歌，而這四首歌裡不僅無一首是粵語歌，甚至還包括了汪峰的《存在》，而她自己的原創《泡沫》使用的也是普通話，激進本土派就誣衊「她的香港符號在崩塌」，「港獨」勢力甚至一直攻擊她為「港奸」，這種誣衊和攻擊是典型的文化「港獨」。實際上，香港流行文化若執意死守所謂「香港符號」，固步自封，畫地為牢，就只會繼續凋零。新的大中華流行文化版圖早已成形，香港流行文化要在新的時勢下尋找出路。

香港和內地是「命運共同體」

強世功指出，要了解全球，不可能迴避了解佔全球人口六分一的中國。香港雖宣稱擁有國際化的視野，卻有「色盲」，在西方人都願意了解中國的今天，香港人卻未明白香港和內地從來都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世界日新月異，國家發展一日千里，港人應放開懷抱，全面深入了解新的世界和中國，不僅要明白香港和內地從來都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也要明白國家崛起帶來的全球格局變化。更須警惕文化「港獨」魔影，應弘揚多元開放、胸襟開闊、海納百川的本土意識精髓，在「一國」中尋求內地與香港的共同發展。

扭轉學界顛倒現象免誤人子弟

桂松

近年本港政壇亂象叢生，爭拗連綿不絕，有人藉此大發謬論，或刻意造謠，或小題大做，或斷章取義，或歪曲事實，意在顛倒是非，企圖習非成是，使種種歪論得以定型，成為社會不良的習性，公眾難以排除。

表現在教育領域，有以下數端：

（一）否定國民教育。反對派硬指「國教」洗腦，認為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就是「硬灌」，教育學生認識國家歷史和現狀則是「愛黨教育」。他們連一個例證也舉不出來，卻繪影繪聲，大肆宣揚，竟欺騙了不少不明就裡者，由此形成「反國教」的逆流，「國教」因而式微。這是不正常的現象，不僅有異於世界各國和地區，而且連古代的國家也不如。宋代岳飛的母親在兒子背部刺字「精忠報國」的故事傳頌千古，十九世紀世界名著《愛的教育》中不乏愛國主義的篇章，其中一篇描述意大利的國教，直接而明確地指出：你是意大利人，就要愛意大利，因為你的血統是意大利的民族血統，你的父母和兄弟姊妹都是意大利人，你居住的是意大利的國土，所以你應該愛自己的祖國。難道這樣的表述屬於洗腦嗎？

洗腦論者口頭上贊成「一國兩制」，行動上卻瘋狂地反對愛國，恰恰證明他們腦海裡沒有國家民族觀念，自己分明不愛國，又反對別人愛國，豈是一個中國人應有的立場？人們要認清其嘴臉，切勿被其歪論所蒙騙。政府應理直氣壯地推動國民教育，務使「國教」普及社會和學校。為此筆者建議：一、教育局重新公佈「國民教育指引」。該指引經廣泛諮詢而制定，內容豐富，觀點正確，對國教有指導作用，那些不足之處並非原則性錯誤，修正之後當可推出；二、重設國民教育中心，教育局予以重視，並增加資助，這有助於各校推行國教；三、成立香港學生實習體驗基金，重點資助學生到內地參觀訪問活動。

（二）反對「普教中」和簡體字。反對派對普通話講授中國語文科全盤否定，卻提不出理據，硬指學校強制推行，這完全不符合事實。由於普通話比粵語更接近語體文，「普教中」因而有助於學生學習中文科，但這並不表示學好中文要靠「普教中」，倘若師生掌握普通話的能力較差，「普教中」就不宜實施，這是大家都容易明白的道理。所以政府沒有強迫各校實施。反對派無中生有，以「普教中」為靶，胡亂攻擊，居心何在？那些有條件實行「普教中」的學校，分明取得了教學成效，卻被一筆抹煞，這不是很荒唐嗎？

香港一向使用繁體字，現時有一些學校讓學生認識一些簡體字，只是基於實用的需要，絕非以簡體字取代繁體字，亦非否定繁體字。有反對派議員竟在街頭張掛大幅橫額，反對取消繁體字，明顯是誤導，實有煽情之意。

中國文字的繁與簡，其實是相對的。現時不少繁體字是從古代更繁的字體簡化而成，足見從繁到簡，乃是中國文字演變的歷程，不少是「約定俗成」的產物。我們肯定繁體字在香港的存在價值，不必因此否定認識內地一些簡體字的實用性。見「簡」就反，是否出於某種偏見？

（三）否定TSA的存在價值。鑑於出現了對TSA的操練潮，教育局諮詢公眾意見後，決定今年的小三TSA只在五十所學校推行，旨在取得經驗，這是穩重之着，植根於實踐的權威性。可是反對派不分青紅皂白的繼續盲目反對，在社會（特別是學界）造成混亂，完全是為反而反，毫不講理，哪有一點專業的味兒？硬指操練潮全由TSA引起，以此作為全盤否定TSA的藉口，反而不利於克服操練潮，因為爭逐學位、爭逐名校以及應試教育才是導致操練潮的主因，即使取消了TSA，操練潮仍然會存在，明眼人怎會不懂？反對派偏在TSA問題上喋喋不休，有嘩眾取寵之意，而無解決問題之心，毫不足取。

學界素重理性，面對社會出現是非顛倒的種種現象，實有必要大力提倡理性，將被顛倒的顛倒過來，才能撥亂反正。

水到渠成 23條立法進入「最佳時」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農民選擇合適時間播種、耕作，以保證作物生長良好。企業家選擇最佳時間投資、擴充，令事業獲得成功。時間沒選準，得不到好收成；在不該擴充的時候擴充，不僅達不到預想效果，反可能功虧一簣。特區政府12年前就基本法23條立法，由於形勢不就，沒能達到預期目標。近年來，特別是發生「佔中」、「旺角暴亂」和出現「港獨」以來，大家不僅看到23條立法的必要性，感到立法必須加緊進行。若任由不法分子施暴，港人將生活在沒完沒了的恐懼之中。23條立法可謂水到渠成，進入了「最佳時」。

「港獨」幽靈在蠶食市民精力

眾所周知，「港獨」沒有市場、也不可能得逞，但最近一段時間來，「港獨」幽靈卻在香江大地蠶食着人們的時間和精力，惹得人人憎恨、生厭。中聯辦、特區政府官員、各界知名人士紛紛指責「港獨搞事」。「港獨」與「佔中」、「旺角暴亂」等一脈相承，唯恐香港不亂，已經超越言論自由範疇，決不能夠有半點姑息。

12年前特區政府就23條立法工作擱置以來，歷屆政府以穩定為中心，均沒有將23條立法擺上「議事日程」。如今「佔中」罪行尚未得到清算，鼓吹違法及違法者未受到應有懲處，又出現令人震驚的「旺角暴亂」，「港獨」言行愈演愈烈。「佔中」、「旺角暴亂」、「港獨」有一個共通之處，就是涉及外部勢力的「插手」，肇事分子之所以敢於囂張，屢屢衝擊國家安全底線，因為手中有來歷不明的錢，背後有人替其撐腰。幾屆特區政府均表示暫時無意立法，產生疊加效應。事實證明，23條立法越遲進行，產生的禍害就越大。「佔中」、「旺角暴亂」、「港獨」的事實告訴我們，必須迅速啟動23條立法程序，制訂有效法律，才能保香港長治久安。

青年被政客利用成犧牲品

「佔中」、「旺角暴亂」、「港獨」的組織者利用香港青年對歷史的一知半解，造謠惑眾、挑動鬧事，他們竟然聲稱，「香港人1842年幫英國人買鴉片走私往內地，成為高等華人。」無情的事實告訴我們，如果繼續擱置23條立法，可能將香港推入更加危險的處境。香港切不能等到再出現問題才立法，而應該防患於未然。基本法是香港穩定、繁榮的基石，內中明文規定，香港有憲制責任自行立法。不及時訂出嚴格的法律，政客就會繼續誤導市民，扭曲「一國兩制」的真實含義，使落實「一國兩制」「走樣、變形」。

香港的大專院校目前出現的怪象，就是個別學者、教授「鼓動違法」，讓年輕無知的學生成為他們的炮灰，如果繼續讓「23條立法處於真空」狀態，青年學生極容易被政客利用，成為犧牲品。特區政府應順應潮流，當機立斷，抓住「佔中」、「旺角暴亂」、「港獨」對市民造成的困擾，採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盡快啟動23條立法程序，及時追究造謠、煽動青年犯罪者的責任，讓「佔中」、「旺角暴亂」、「港獨」等惡性事件不再發生，讓法律保香港市民平安，讓國家安全得到切實保障。

對香港經濟轉差不必過分悲觀

曾淵滄博士

近來，有關香港經濟上的壞消息越來越多，零售業的營業額每月下跌，商舖租金大跌，房價下跌，連金融業的地位也下降，由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變成第四大金融中心，被新加坡追上。穆迪及標普兩家信貸評級機構在調低中國內地的信貸評級展望為負面之後，也將香港的信貸評級展望下調為負面。

一連串有關香港經濟的負面消息，不少人將之歸罪於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太密切，太過依賴內地而造成今日的困境。也有不少人認為，新加坡生產總值超越香港，理由是新加坡沒有像香港那樣有個中國內地為經濟腹地，因此努力地國際化而成功。

上述的評論正確嗎？香港經濟是過度依賴內地而造成今日的困境嗎？香港為什麼不能像新加坡那樣國際化？

今日中國經濟總量是世界第二，因此，中國經濟放緩影響的不單止是香港，而是全世界，也包括新加坡。今日，何止香港依賴來自內地的旅客，日本、新加坡、韓國何嘗不是？日圓兌人民幣貶值，來自中國內地的旅客大增；港元兌人民幣升值，內地旅客來香港購物自然減少。不過，這是周期性的表現，貨幣幣值有升有跌，當港元兌人民幣又再貶值，內地旅客一定會上升。香港旅客以內地為主也是很自然的道理，不是刻意追求。因為全世界的旅遊業，旅客來源多是臨近地區。領土廣大的中國，旅遊點的最主要旅客依然是中國人，只要看看中國的「黃金周」時期，所有的旅遊點人山人海，就能明白。美國也是如此，到過美國旅遊的人也可以看到，旅遊點的旅客多是美國人，而不是來自海外。畢竟，距離是旅客選擇旅遊點考慮的主要因素。

說香港的金融業比不上新加坡，那得看用什麼方法、角度來衡量。以股票市場來說，香港每日的成交額是新加坡的許多倍，今年首季，香港新股上市集資額世界第一。不錯，新加坡的金融市場比香港更加國際化，特別是各類期貨交易，包括外滙期貨、世界各地股市指數期貨、美元期貨……新加坡能夠走向國際化，其中一個原因是新加坡人普遍能講英語，多數華裔社群能講普通話。可是，香港自回歸以來，越來越多人想增強「香港人」的認同感，刻意加強廣東話的應用。今日英文《南華早報》銷量大降，法庭、立法會以廣東話取代英語，有人自己不想學普通話，更反對其他人學普通話。為了創造「香港人」這個族群，香港付出了失去國際化的代價。

香港應努力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喬新生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內地學者看香港 OBSERVATION

英國一家諮詢公司發佈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香港指數排名首次落後於新加坡，從而使新加坡成為繼倫敦、紐約之外世界上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

對英國諮詢公司發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有些學者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其中帶有很大的偶然性。香港和新加坡相比，仍具有非常大的比較優勢，香港背靠祖國內地，祖國內地企業特別是大型企業紛紛到香港上市，從而使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源源不斷地獲得資金。香港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毋庸置疑。

坦率地說，這樣的分析有些過於樂觀。眾所周知，香港經濟發展遇到了瓶頸制約因素，單純依靠香港本地經濟規模已經很難支撐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近些年來，香港金融市場之所以十分活躍，是因為中央政府鼓勵大量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帶動了香港金融業的發展。為了支持香港繼續扮演金融中心的角色，中央政府賦予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地位，開通「滬港通」，允許香港投資者到內地進行投資，允許內地資金到香港從事金融活動。這些都充分說明，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對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進行分析，人們就會發現越來越多中資企業在香港掛牌上市，他們成為香港資本市場的主力軍。中資企業到香港掛牌上市，一方面有利於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為促進香港與內地經濟合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可是，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部分在香港上市的企業由於股票價格長期低迷，導致投資者失去了投資的興趣。少數內地企業為了借助於其他地區的資本市場籌措更多的資金，決定從香港股票市場退出。

加快經濟結構轉型

香港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固然有賴於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但是，香港也應該捫心自問，近些年來在開拓海外市場是否盡心盡力。香港是一個國際性大都市，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有賴於國際經濟發展。華爾街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包括新加坡在內的一些地區採取各種措施調整經濟結構，不斷鞏固自己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可是，香港仍然無為而治，坐等世界各國的投資者上門。香港經濟發展之所以面臨困難，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之所以受到挑戰，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香港過於依賴內地市場，沒有看到內地金融市場與香港金融市場是合作與競爭的關係。

當年中央為了促進香港旅遊業的發展，嚴格限制內地城市申請建設迪士尼公園，可是，即便內地城市不建迪士尼公園，香港的主題公園也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香港的投資者試圖依靠內地的投資者和消費者支撐香港經濟的發展。可是，香港的政治社會環境發生變化，導致許多內地消費者敬而遠之，一些內地投資者甚至從香港撤出。香港的投資環境發生明顯變化，香港全球金融中心地位正受到嚴峻挑戰。

積極開拓海外市場

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香港金融市場發展才有出路。香港投資者應當面向海外市場，不斷地尋求更多的資金，從而使香港重新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應當改變自己的環境，吸引更多的投資者。香港金融監管當局應當深入思考研究，為香港金融的未來發展尋找出路。現在內地已經出現了多個金融中心，它們在短期內還無法撼動香港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但是，不能排除在很短的時間內，它們奮起直追迎頭趕上。香港金融監管部門應當提供良好服務，至少應當為內地的投資者提供信息服務，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內地投資者到香港投資不會上當受騙，也只有這樣，才能讓世界各國的投資者重新把香港當作金融事業發展的沃土。